



一个人的城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JILI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

风流倜傥的哈尔滨

阿成



一个人的城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JILI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12067/1781



风流倜傥的哈尔滨

阿
成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流倜傥的哈尔滨/阿成著.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5.4
(一个人的城市)

ISBN 7-206-04664-9

I.风… II.阿…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7687 号

风流倜傥的哈尔滨

著 者:阿 成

责任编辑:郭春燕

装帧设计:孙 丹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中国·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网 址:www.jlpph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431-5395846

印 刷:吉林省商务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6.5 字 数:16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7-206-04664-9

版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3 000 册

定 价:1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城市的味道·城市的旋律(序)

先前并不知道城市是有味道、有旋律的,对味道和旋律的记忆觉醒在俄罗斯的海参崴。我住在一个什么宾馆已经记不得了,一天晚上,我出来散步,突然我闻到了一种味道,一种别于中国城市的味道,一股浓重的牛羊肉的膻味和被烹制过的奶油和奶酪的味道。这种味道突然引起了我对早年哈尔滨的记忆。早年的哈尔滨,据一个朋友讲,他说,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,有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外国侨民,可我看到的资料,是51%。我不知道,这两种说法哪种更准确,但是,有一半以上的外国人居住在这座城市,就已经很可观了。我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,是50年代,当进入这座城市之后,尽管50年代侨居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人已不足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,可我仍然闻到了那种浓重的奶油、羊肉、牛肉烹制的味道。

我的一个上海女同事讲,她当年下乡的时候,经过哈尔滨,一下火车,就闻到了一种葱花味,的确的确,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。外地人的鼻子对一个陌生城市的判断总是对的,这座城市的确做任何菜都要用油先爆一下葱花。在60年代,这座城市的平房很多,还都是用烧煤烧样子,用炉子做饭,所以,葱花的味道也是这座城市看不见的风景之一。

有一年,我到上海去,同样是一下火车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菜子油味,那种菜子油味有点呛人,东北人一时难以适应。后来,我跟那个上海的女同事讲,她也感到非常吃惊。我听到一个新疆的演员讲,当他从北京坐飞机飞往乌鲁木齐一下飞机的时候,就闻到一种让他沉醉的烤羊肉串的味道。的确是这样,我到过新疆,也闻到过,只是没有注意罢了。我到大连不仅仅闻到了咸咸的海风味,也闻到了那种烹制海鲜的味道。我也曾多次去过北京,在北京闻到的是很浓的花生油味。去四川的时候,



我闻到的是麻辣烫的味道。在齐齐哈尔,这个古城“卜奎”地方,我闻到了很浓的炭烧烤肉的味道,等等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哈尔滨在外地人的鼻子是一种什么味道了,还是葱花味吗?

一座城市也是有旋律的,我初到新疆就听到了悠扬的热瓦普琴声,在上海,听到的是昆曲的小调,在西北听到的是“花儿”的悲凉与呐喊,在北京的街头,随时都可能从四合院里传来京胡的声音,走在大庆、齐齐哈尔,你还能听到二人转的小调。但是,在早年的哈尔滨,你听到是手风琴的声音、黑管的声音和钢琴的声音。所以,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旋律。

我们还是从味道和旋律里进入这座城市,慢慢地体验一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。哈尔滨不仅仅是一个地名,它也是一个文化、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特殊的载体。走在这座城市里,你感受的不仅仅是当地的文明、当地的传统和当地的风情,你还能感到那些流亡者、淘金者在这座城市里留下的种种滞痕。我们常说,一个城市有两种品质,一种是现实中的城市,另一种是记忆中的城市,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城市,就是理想中的城市。如果将这三者融合在一起,它就应当是一个人的城市,阿成的城市,阿成笔下的城市和阿成理想中的城市。

我非常感谢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当中,阅读了那么多的相关资料和照片。当然,这些还是不够的,好在我很小就与这座城市结伴成行,到今天,差不多半个世纪了,由一个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人来写这座城市,它的亲历性毫无疑问是真诚的,同时也是真实的。如果我能给这座城市的历史做一个情感上的注脚,那将是我最大的愿意。

这些年,我写哈尔滨,或者以哈尔滨为背景写了好多的作品,连我都不知道我写了些什么。当然,我能写的也就是这些,我毕竟有个人的局限,对哈尔滨的工业、科技等领域我还是一个瞭望者,瞭望者是没有资格进入这个领域,或展示这个领域的。单是,这并不意味着我一无所知,据我所知,在共和国早期的历史上,哈尔滨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新中国工业的摇篮,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,也是东北地区制造业



中心、科技研发中心、文化中心等等。相信,我会深情地将目光转向他们,并与之笔谈。

阿成笔下的哈尔滨,会是一个有个性的感性城市。这一点,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风格对我的滋养与渗透的结果。当然,我无意在这本书中做考古与考证,我只想把我的感觉和印象写出来,包括部分的经历。我很爱这座洋溢着灵秀之气又风姿绰约、雍容大雅的哈尔滨。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,爱这座别致的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。我相信,你翻开这本书,你会看到一个与他人不同的、风情万种的哈尔滨。

参考书:《哈尔滨文史资料》、《哈尔滨旧影》、《哈尔滨市志》等。引用的部分照片《犹太人在哈尔滨》、《黑龙江》(画报)《面向未来的哈尔滨》、《哈尔滨教堂建筑艺术》等,和本人保存及拍摄的照片。特别感谢赵日越先生无私提供的几十幅个人珍藏的老照片,感谢青年摄影家丁毅先生提供的他拍摄的冰灯作品,以及石弘冕女士拍摄的太阳岛的部分建筑照片等。

目 录

城市的味道 城市的旋律(序) /1

穿越城市的河流 /1

城市生活 /21

街上行 /51

教堂的钟声 /109

哈尔滨的建筑 /135

哈尔滨的寓言 /157

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/175





穿越城市的河流

哈尔滨地处水陆要冲,自古以来,这里曾是北方水路交通要道上的一个大驿站。公元1127年,金攻破“宋”的都城开封,掳走北宋徽、钦二帝及皇室数千人,流徙万里,到了大金的本土之后,就是沿着这条松花江押往五国城的。“五国羁留从此过,临流涕泪独徘徊。”最后,徽、钦父子相继死在那里。这大抵是中原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页了。

逝者如斯矣。

——题记

神圣的松花江

春天了,开江之风像蒙古马队一样冲了过来,其势大焉,刮得哈尔滨城市里洋铁房盖哗啦啦地响。

冰封了一冬的松花江就是要仰仗这剽悍、浩荡、凌厉的春风才能将封在江面上一米多厚的冰层解开。

这凌厉的春风通常要刮上三天三夜,冰封的松花江才能解开。解开的冰排们一块块地相互磨擦着、冲撞着,簇簇拥拥、层层叠叠地向下游浮去。

哈尔滨的老百姓将这种开江的状态叫“文开江”。

武开江则不同。武开江是一种有杀气、有气魄、有个性的开江景观。

武开江其实是不多见的,一定是冰封的松花江上游已经先期开江了,大量的冰排像东征的十字军团一样从上游冲过来,浩浩荡荡开进哈尔滨,而哈尔滨这一段的江面还在冰封着,于是,无数块偌大的冰排们便像攻城的银甲战士一样前赴后继,在这里一层叠一层地堆积起来,加



上后继的冰排们源源不断,冰排就越堆越高,远观,像起伏的山峦一样,后继而来的浮冰们越攀越险,如同一把把刺天的利戟,这时堆积起来的冰山已有好几层楼高了,正在利用它们锐不可当的强大推力缓缓地向前移动着,很快就要逼近那座松花江铁路大桥了。为了防止冰山把江桥撞毁,切断城市的南北大动脉,于是,城市里就会有专人,像特技演员、像身怀绝技的勇士一样,跳到锋利的冰山上,凿出一个个冰眼,安放上炸药,将冰封的江面炸开。冰塌水迸,冰山沉落下去了,江含冰凌一泻而过。江岸上观看的人一下子欢呼雀跃起来。

对付这种冰山,更早的时候是用大炮轰,轰碎这些可怖冰山。这样的事通常是在清晨进行的。当城市的居民听到轰隆炮响的时候,就知道今年是武开江了。

无论是文开江还是武开江,总会有好奇的人们不畏春寒,早早地去江边观看这一奇景。

在轰隆的炮响之中,那漂来浮冰的神秘而遥远的松花江源头,激发了我的向往之情。

几年前,我如愿以偿,去朝拜松花江的源头。

通往朝拜长白山天池的盘山路千回百旋,险峻得如同登天之路。缠绕在长白山峰周围的阴云一直很浓,而那位转业兵出身的司机,却在陡峭的盘山路上把车开得像飞起来一样,在云里雾里时隐时现,俨然山鹰在盘山路上盘旋,让一车朝拜天池的人个个胆颤心寒。

司机说,到了山顶,十次有九次是看不到天池的,云遮着,没办法。

一车人听罢全都沉默下来。

临近山峰有一处停车场。大家惊魂未甫地下了车,再往上爬一二百米就可以到达顶峰上的天池了。

这一段的山体是那种差不多酥了的火山岩,每踏一脚就会有一束黑色的酥砂像瀑布一样向山下滑去,山路不仅滑也很险。

终于爬到山顶,果然,凹在山峰之内(或说环抱在山峰之内)的偌大天池被一层灰色的云雾遮盖着。



我站在山顶上迎着山风,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地祈祷着。几分钟之后,覆盖在天池上的云层像舞台上的幕布一样慢慢地拉开了,拉开了。环立在山顶上的朝拜者们全都欢呼起来,喊着:天池,天池……

天池在一环犬牙交错、威武狰狞的山峰侍卫下,随着天上流曳的云,宁静地向朝拜者们变幻着它特有的奇异的蓝色。

这便是松花江的源头之水呵,难怪松花江被这里的先民称之为“天河之水”。

……

夜里,连绵不断的长白山下起了雨。山林里的雨极大,极密,极清凉,也极响。这样的雨小的时候我见过、听过、闻过、淋过的。四十多年过去了,再次亲历感慨良多矣。

我穿着雨衣在雨中的林子里走着。我正在亲历,我渴望这种特别的感觉。

弥漫着雨气、树气、泥土气和岩石气的森林之中,有许许多多纵横交错的沟壑,每一条沟壑下面像与世隔绝的另一个世界一样,汹涌着奔腾的激流——它们在山下汇集成了一条大河——它们就是松花江的源头。

在雨中的森林里,在无数条沟壑之水的奔腾之中,我感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神圣。

雄浑的松花江一泻千里,日夜不歇地来到了“天鹅的故乡”——哈尔滨。毫无疑问,正是这条大江孕育了这座城市,书写了这座城市的古老文明。

水是城市的血脉,水是生命的支撑,水也是一座城市的灵魂,灌溉、饮用、沐浴、运输,等等,都离不开水。人们对水的依赖产生了对水崇拜。就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本意而言就含有许多水的成分,像扁舟、小渔村、半岛、晒网场、黑色的河滩等等。松花江不仅是哈尔滨的母亲,也是这座城市的图腾。

水也是一座城市的有机组成,雪、霜、冰开拓了无限的自然空间。雨



中的城市,雾中的城市,雪中的城市,天上的白云,呼号的北风,凌厉的闪电,震撼的滚雷,天上的彩虹,包括我们自由呼吸的空气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。松花江水肥了或瘦了,都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市民为之悬心的忧虑。

在许多的城市里都有喷泉,这不仅是城市环境的美化,更包含着城市人对水的崇拜。

水亦是哲学思考的结晶,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。这一箴言几乎成了这座城市几代领导者恪守的法则。

——这一切之源是松花江。

早年的哈尔滨人以渔猎为生,他们像神奇的蒲公英一样,在黑龙江大地上飘泊不定,择水、择猎、择牧、择季、择缘而居。他们的形象很棒:一匹骏马、一杆猎枪、一副行囊,背后是水网纵横的大草原,是滔滔而去的松花江,一轮巨大的血色晚阳浮在飞逝东行的江水之中,马上的汉子,木舟上的男人或女人,英姿勃勃像剪影一样永镌着那段历史的神秘与灿烂。

先前,我就住在松花江边,距江水不过百步,登斯楼,或凭窗眺望,或把酒临风,总有不尽的感慨。人与江水,是一种永生的情缘呵。

我也常在松花江边散步,其实,走在松花江边就走在流动的历史里了。

寓言般的松花江

到了夏天,沿江一线几乎成了东、西欧流亡者的天堂。他们在江边野浴、野炊、野餐、拉手风琴、跳舞、搞划艇比赛,而那些当地的中国人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下人。在江边的沙滩上,到处都是一个个阳伞,阳伞下铺着油布,躺着一对对几乎赤身裸体的外国男女……

侨居这个城市的外国人渡夏有两个去处,一个是乘短途旅游火车去一面坡,另一个就是乘那种乳白色的俄式汽船去江北的太阳岛。



音译者说,“太阳岛”,系太阳岛附近水域盛产三花之一的鳊花鱼——满族人称鳊花为“太牙”,即“太阳”的谐音。太阳岛由此得名。

在松花江的两岸各有一座临江的餐厅,它们都是有名的冷餐馆,差不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。江南的那座“江畔餐厅”,是一幢俄罗斯风格的建筑,高高的人字形雨塔,雕刻精巧的门柱,叠成花饰的屋檐以及齐腰的凉亭,俨然一座克雷洛夫童话里的小木屋。在芬芳的青年的时代,我常和一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朋友在这里大杯大杯地喝啤酒。

江对岸的餐厅先前叫米娘久尔餐厅,这是一家供游人吃冷饮的餐厅,一共两层,由绿、蓝、乳白和赭石色组成。顶部的栏杆和彼此钩连的铁链使它更像一只停泊在岛上的西洋客船。这座建筑突出部分是一个个外飘式的单间,坐在那里可以环赏江之三面的景色。早年,那些旅居在哈尔滨的外国侨民避暑度假就喜欢坐在这个江上餐厅上,一边喝着冒着白沫子的乌鲁布列夫斯基生产的“五洲”牌生啤酒、犹太人考夫曼私人酿酒厂生产的“梭忌奴”牌冰啤酒,一边惆怅地欣赏着江面上远行的客轮和驳船(当年,张大帅曾下令禁止外国船只在松花江上航行)。餐厅的东侧是那座紧贴在江边的、并将自己的影子倒映在江汉之中的圣·尼古拉教堂。教堂的顶部有两个洋葱头,教堂内部的四壁全是神像。这座教堂建于1928年。遗憾的是它已经消失了。

在米娘久尔餐厅附近还有商亭,卖烟卷、面包、老式口香糖和汽水等等。附近有戴着草帽的中国人在出租舢舨船——中国人划船是为了捕鱼、过江川,而外国人划船是为了游玩、开心颜。

在20世纪末,21世纪初,太阳岛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修缮,建起了许多不同艺术风格的建筑小品,通俗些说,其中有俄式风格的、法式风格的、哥特式的、巴伐利亚式的、意大利塞堡式的、伊斯兰式的等等,大约有几十栋,姿态各异,风采各异,遍布全岛,点缀于林木之间,非常优美,它们在浓荫的映衬下,将世界的建筑艺术展示得风度翩翩。给太阳岛增添了一种别致的风韵。

先前,江对岸的那座亚道古布鲁水上餐厅,后改为游艇俱乐部。会



员们休息的时候在这儿喝啤酒，下国际象棋或那种古怪的两色圆子棋，或者观赏从黑龙江过来的大型客轮。

难怪一百多年前俄国人曾想把哈尔滨改为松花江市。多少年以后，这些洋人有的故去了，有的回国了，总之，他们差不多都走了。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，人生百年总要落叶归根。单是，他们在江边野餐的风习却传给了当地的中国人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夏日里，这座城市的人们常去江边阖家野餐，阳光、沙滩、江鸥，享受天伦之乐，延续着先行者未尽的愉悦……

上溯到19世纪，清代的渔夫们在哈尔滨段的松花江岸边（在今道外区景阳街北头的江边，市工人体育场东面），建造了一个长1000米、宽500米的鲤鱼圈。那是一个巨大的水泡子，并有一个很大的、设有栅栏的通江口，这样，始终保持着鲤鱼圈的活水，适于圈养捕到的大鲤鱼。通常，一条大鲤鱼有上千斤重，小一点的也有五六百斤。在鲤鱼圈的旁边盖有看鱼房，有专人轮流照看、喂养。入冬后，将冰层凿破，将放养的鲤鱼拖出来，慢慢冻死，然后，按照官府指定的日期送往拉林衙门。运送鲤鱼的车都要插上一面黄旗，表示是给皇帝专送的，而沿途的地方官员必须出来迎送，一路上所有的车马行人都要给鲤鱼车让道，任何人不能破坏一片鱼鳞。鲤鱼必须在每年的除夕之前送到京城，绝对不能耽误了皇帝正月初一的祭祀用。只有鲤鱼安全送到之后他们才算完成了一年的鲤鱼差。

而今，松花江瘦了，再也看不到那么大的大鲤鱼了……

这个鲤鱼圈，在我念中学的时候已经改成了一个天然的游泳池，许多不敢到大江里去游泳的人就到这里来戏水。尽管这里的水很浅，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还是在这里溺水而亡。

我在松花江边散步的时候，经常能看见那个走太极步的年轻女人，那是一个忧郁的、似乎重病在身的女人，我每天都能看到她，看到她在江边走着那种不规范的太极步。我想我们是认识的，只是她总是冷着脸子从我身边走过去。记得一次，我带着小女儿在江边玩，她迈着急步



走过来了,这一次她的脸上却露出了甜蜜的笑容……

这之后,我再也没能见到她……

在江边散步,常能看到那个边走边唱京戏的小伙子。他一边走着轻盈的莲花步一边舞动着“水袖”旁若无人地唱着。他唱的很好,有板有眼,好像这个世界只属于他一个人,只属于京戏。

那个经常到江边来“演讲”的精神病患者快60岁了吧,他总喜欢站在这家餐厅的台阶上,像表演哑剧似地怒斥着什么。没有人围观,没有人倾听。据说,他在文革运动里,在两派的大辩论中,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污辱,他的精神崩溃了。漫长的三十多年过去了,可他却一直未能从文革中走出来,仍在与早年的对手亢奋地辩论着。

在蓝色的江边,常有一些妇女在那儿洗衣服。不远处的江面上有一条由一个个朱红色的铁箱子穿起来的挡砂船。记忆里的天气很好,白色的江鸥像指挥家一样在附近的江面上飞翔着,在优雅地指挥着江水的合奏。几个在江边游泳、晒太阳的问题青年,正躺在沙滩上学着各种乐器,演奏着《哎哟妈妈》、《往日的爱情》、《鸽子》。他们“演奏”得真好,有人在学萨克斯、有人在学巴松、有人在学小号和架子鼓。非常的欢乐。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,并让这样的生活成为永恒。

快走到九站的船坞了,有点累了,我便坐在江边。跳过对面的花坛我又看到那位早生华发的中年牧师。他照例将自己的提包和外衣脱下来放在长椅上。然后,拿着圣经走到花坛那儿,站在花坛的水泥围栏上,像圣坛上的牧师一样开始大声地朗诵赞美诗,神情非常的虔诚,非常的忘我。朗诵之后,他走下“圣坛”,回到椅子那儿,穿上衣服,拎起提包,悠闲而知足地走了。

在江边的一隅,我看到一对年迈的夫妇,他们像小孩儿过家家一样,用两块旧砖搭了一个简陋的野灶,然后,将拾来的残枝败叶续到野灶中点燃,野灶上坐着一个黑黝黝的小铝锅。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吊鱼汤,秋鱼肥呀。近前一看,他们是在用油煎着豆腐和蔬菜。两个年迈的老人在绚烂的秋阳下一脸天籁,与远天近水构成了极大的和谐。这让我有



万分的感动。

是啊,谁愿意生活在没有传统、没有操守、没有童心的城市里呢?

金色的松花江

在我的印象中,松花江的沙滩是金色的:蓝天、白云、沙滩,这三种元素构成了夏日松花江永恒的逸美风情。

小时候,我常在松花江边的沙滩那儿玩。我发现在阳光的照耀下,沙滩上有无数枚微小的片状颗粒在闪闪发光。

旁边的一个晒太阳的流浪汉告诉我,“闪光的是金屑”。当时,我怀疑他说的话。我认为,所有的流浪汉都是莫名其妙的呓语者。后来那个流浪汉的话得到了证实,在沙子中闪光的物质的确是金屑,只是它们太微小了,小到人们根本无法把它们收集起来变成自己的财富。孩童的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努力,在火热的沙滩上汗流浹背地收集着。但是,失败了。的确,它们太微小了,如同尘土,江风一过,它们就像金色的小虫一样飞走了。

后来,每当我从布满金屑的沙滩上走过时都有一种绝大的失落感,趟在金屑中行走的我呵,一生都渴望成为一个富人。江水作证,多少年来,我们一家人常常被贫穷折磨得无计可施。人们常说,人麻木之后就没有欲望了。那么,我麻木了么?

又有乳白色的俄式客轮从江上驶过了,看着在江面上航行的客船,明显地感到了生命在流失……

记得在念中学的时候,学校组织学生去大顶子山野游。曙光初照,俄式的客轮徐徐地行驶在松花江上。很多同学都跑到船的甲板上观看渐渐远去的城市风光。一个坐在船舷上留着长辫子的女同学,鬼使神差悠然地掉到江里去了。整个的过程真实得让人怀疑。我扑到船舷那儿,低头看到那个女同学的长辫子在江水中旋转着,然后就不见了。

……



流调绕的哈尔滨

fengliutitang

DENAEERBI



傍晚,负罪的客轮从大顶子山返回城市的时候,有数以万计的飞蛾追随着这艘客船,一同进入城市之后才散去。

我的妹夫就是“淹死”在这条江里的。

妹妹的一家人去江边野浴时,妹夫说他下去游一会儿。妻儿俩看着他下了水,他一边游还一边向他们母子招手。他游走以后再没回来,天完全黑了下來,江边一个人也没有了……

妹夫的“尸体”打捞了好几天也没打着。那几天我和大哥对无可奈何的打捞船工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继续打捞!”

我的妹妹是个疯子。是啊,与疯子在一起生活太痛苦了。现在,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妹夫他绝对没有死,他是用“淹死”的办法离开了这个让他痛苦的家。妹夫本人即是这场“死亡游戏”的策划者,也是该戏的导演和演员。可是游戏远没有结束,他的一生都将生活在缺氧的日子里。没完没了的“表演”生活一定很苦呵。

年轻时代,有很长的一段日子,在黄昏的时候我天天去江边观看江水、落日、晚霞。

红阳西印、霞涛万顷,太阳岛如同一块巨大的玛瑙与瑰丽的天宇融在一起了。此刻的松花江变成了一条闪烁着宝石之光的金色逝水,与舟帆、翔鸥、岛屿构成了一幅人间奇景。这真的让我感动。

此时此刻的太阳岛有一种天堂般的气派。中外的伟人、名人都曾在这里驻足,像赴欧洲途中到哈的胡适(早年的哈尔滨日报发表《追击胡适》等文章,使胡适悻悻离哈)、朱自清、瞿秋白、周恩来、李立三、邓颖超、罗章龙、李文宜、刘少奇等等,都曾在途经这座城市的时候,站在这里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默默地放飞自己的心语……

每值秋日,我总要过江去一次。

秋凉了,渡江的人少了,尽管舟资下跌了,但偌大的舱内仍然只有三四位客人。

摇船北渡时,我看见滔滔然从西天透迤而来的秋水之态是十分的壮观的,兼天上南行的雁阵,与江争速的江鸥,连同江心岛上的那一营



密不透风的蜡色芦苇，让我这个逐秋之客竟有了一种砍头喷血般的大痛快。该向天地江河做一大揖罢。

水拍浪涌，船抵北岸。太阳岛上风清气纯。一位老渔翁坐在一株古树 下，盆卖新网的跳跳小鱼。人俨然在古画之中。漫步过去，躬身垂问，价格竟惊人的便宜。

“炸大酱好吃，鲜呐——不用开膛”老渔人说。孩子提时，我母亲常做这种“鱼酱”，掺以嫩葱、鲜姜。味道之鲜美，早已由舌漫布在我整个的生命流程里了。此刻，正是黄昏落日之时，辉煌的西天上，呈现出传世高僧临江坐化的丰采，西天佛祖凭空吊唁的气派。

天地不俗矣。选一静处坐下来。一脸怡情地仰头看天上南飞的雁阵。金灿灿的夕阳晃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夏季的绿色已成老紫与杏黄。几个准备夜钓的渔人正在收集柴草，准备在夜半三更时拢火驱蚊、取暖。如涛的晚霞把江水染成了一匹锦缎，荡在江中的舢舨变成了黑色的剪影。身置其中，心置其中，让我悟出，静境与静思才是人间的极致呵。

归途上，几度把栏杆拍遍。江面上，船家猛地喊了一嗓子，顿时惊住，蓦然回首，逝水滔滔，方悟出人生苦短的分量来。

黑色的松花江

在破译“松花江”的若干个科研成果当中，其中的一个研究者的结论是：“松花江”即“黑色的河滩”。显然这是一个有魅力、有色彩，甚至有一种超现实主义意味的说法，让人在难以置信的证明中顿生豪情。

单是，我却始终认为“黑色的河滩”不过是先人狂放的野性诗情。然而，在一个阴云密布、暴风雨即临的傍晚，在大江边散步的我，意外地发现了迥至天涯的松花江变成了黑色河流——金色的沙滩变成了黑色的